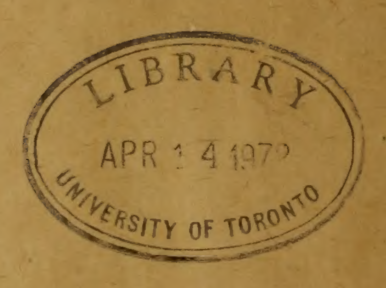




笠翁偶集卷之二目次

詞曲部 下

賓白第四　計八欵

聲務鏗鏘
語求肖似
詞别繁減
字分南北
文貴精潔
意取尖新

少用方言
時防漏孔
科諢第五 計四欵
戒淫褻
忌俗惡
重關係
貴自然
格局第六 計五欵
家門

冲場
出脚色
小收煞
大收煞

演習部

選劇第一　計二款
別古今
劑冷熱
變調第二　計二款

縮長爲短
變舊成新
附
琵琶記尋夫改本
明珠記煎茶改本
授曲第三 計六欵
解明曲意
調熟字音
字忌模糊

曲嚴分合第二
鑼鼓忌雜
吹合宜低
賓白第四　計一十二欵
高低抑揚
緩急頓挫
脫套第五　計四欵
衣冠惡習
聲音惡習

語言惡習
科諢惡習
脫套第五　計四款
緩急頓挫
高低抑揚
教白第四　計二款
吹合宜低
鑼鼓忌雜
曲嚴分合

湖上李漁著　　壻余三垣紫臣
男　將開信斯　仝訂

賓白第四

自來作傳奇者止重塡詞視賓白爲末着常有白雪陽春其調而巴人下里其言者予竊怪之原其所以輕此之故殆有說焉元以塡詞擅長名人所作北曲多而南曲少北曲之介白者每折不過數言即抹去賓白而止閱

塡詞亦皆一氣呵成無有斷續似併此數言亦可略而不備者由是觀之則初時止有塡詞其介白之文未必不係後來添設在元人則以當時所重不在于此是以輕之後來之人又謂元人尚在不重我輩工此何爲遂不覺日輕一日而竟置此道于不講也予則不然嘗謂曲之有白就文字論之則猶經文之于傳註就物理論之則如棟梁之于榱桷就人身論之則如肢體之于血脈非但不可相

王安節曰先生之恒情即他人之化境

無且覺稍有不稱即因此賤彼竟作無用觀者故知賓白一道當與曲文等視有最得意之曲文即當有最得意之賓白但使筆酣墨飽其勢自能相生當有因得一句好白而引起無限曲情又有因填一首好詞而生出無窮話柄者是文與文自相觸發我止樂觀厥成無所容其思議此係作文恒情不得幽渺其說而作化境觀也

聲務鏗鏘

賓白之學首務鏗鏘。一句聲牙。俾聽者耳中生棘。數言清亮。使觀者倦處生神。世人但以音韻二字用之曲中。不知賓白之文。更宜調聲協律。世人但知四六之句平間仄仄間平。非可混施迭用。不知散體之文亦復如是。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二語乃千古作文之通訣。無一語一字可廢聲音者也。如上句末一字用平。則下句末一字定宜用仄。連用二平。則聲帶喑啞。不能聳聽。下句末一字用仄。則接此一句之上句。其末一字定宜用平。連用二仄。則音類

[illegible]不能掩耳此言通篇之大[illegible]也能以作四六平仄之法用于賓白之中則字字鏗鏘人人樂聽有金聲擲地之評矣

聲務鏗鏘之法不出平仄仄平二語是已然有時連用數平或連用數仄明知聲欠鏗鏘而限于情事欲改平為仄改仄為平而決無平聲仄聲之字可代者此則千古詞人未窮其秘予以探驪覓珠之苦入萬丈深潭者既久而後得之以告同心雖示無私然未免可惜字有四聲平上去入是也平居其一仄居其

余云漁從前未發之秘擊節鼓舞絶倒乎子矣

三是上去入三聲皆麗于仄而不知上之為聲雖與去入無異而實可介于平仄之間以其別有一種聲音較之于平則略高比之去入則又略低古人造字審音使居平仄之介明明是一過文由平至仄從此始也譬如四方聲音到處各別吳有吳音越有越語相去不啻天淵而一至接壤之處則吳越之音相半吳人聽之覺其同越人聽之亦不覺其異晉楚燕秦以至黔蜀在在皆然此即聲音之過文猶上聲介于平去入之間也作賓白者欲求聲韻鏗鏘而限于情

事求一可代之字而又不得者即當用此法以濟其窮如兩句三句皆平或兩句三句皆仄求一可代之字而不得即用一上聲之字介乎其間以之代平可以之代去入亦可如兩句三句皆平間一上聲之字則其聲是仄不必言矣即兩句三句皆去聲入聲而間一上聲之字則其字明明是仄而卻似平令人聽之不知其爲連用數仄者此理可解而不可解此法可傳而實不當傳一傳之後則遍地金聲求一瓦缶之鳴而不可得矣

金石同聲縱以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今笠翁以上聲介乎仄平之間皆振隱侯之吭而奪其幟者

語求肖似

文字之最豪宕最風雅作之最健人脾胃者莫過填詞一種若無此種幾于悶殺才人困死豪傑予生憂患之中處落魄之境自幼至長自長至老總無一刻舒眉惟于製曲填詞之頃非但鬱藉以舒慍為之解且嘗僭作兩間最樂之人覺富貴榮華其受用不過如此未有真境之為所欲為能出幻境縱橫之上者我欲做官則頃刻之間便臻榮貴我欲致仕則轉盼之際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間才子即為杜甫李白之

後身我欲娶絕代佳人即作王嬙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則西天蓬島即在硯池筆架之前我欲盡孝輸忠則君治親年可躋堯舜彭籛之上非若他種文字欲作寓言必須遠引曲譬蘊藉包含十分牢騷還須留住六七分八斗才學止可使出二三升稍欠和平略施縱送即謂失風人之旨犯佻達之嫌求為家絃戶誦者難矣塡詞一家則惟恐其蓄而不言言之不盡是則是矣須知暢所欲言亦非易事言者心之聲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以代此一人立心若非

夢在神遊何謂設身處地無論立心端正者我當設身處地代生端正之想卽遇立心邪辟者我亦當舍經從權暫爲邪辟之思務使心曲隱微隨口唾出說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滸傳之敘事吳道子之寫生斯稱此道中之絕技果能若此卽欲不傳其可得乎

詞別繁減

傳奇中賓白之繁實自予始海內知我者與罪我者半知我者曰從來賓白作說話觀隨口出之卽是笠

翁賓白當文章做字字俱費推敲從來賓白只要紙上分明不顧口中順逆常有觀刻本極其透徹奏之場上便覺糊塗者豈一人之耳目有聰明聾聵之分乎因作者只顧揮毫並未設身處地既以口代優人復以耳當聽者心口相維詢其好說不好說中聽不中聽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笠翁手則握筆口卻登場全以身代梨園復以神魂四繞考其關目試其聲音好則直書否則擱筆此其所以觀聽咸宜也或者曰填詞既曰填詞即當以詞為主賓白既名賓白

明言白乃其賓奈何反主作客而犯樹大于根之弊乎笠翁曰始作俑者實實爲予責之誠是也但其敢于若是與其不得不若是者則均有說焉請先白其不得不若是者前人賓白之少非有一定當少之成格蓋彼只以填詞自任留餘地以待優人謂引商刻羽我爲政飾聽美觀彼爲政我以約畧數言示之以意彼自能增益成文如今世之演琵琶西廂荊劉拜殺等曲則仍之其間賓白科諢等事有幾處合于原本以寥寥數言塞責者乎且作新與演舊有別

琶西廂荆劉拜殺等曲家絃戶誦已久童叟男婦皆能備悉情由即使一句賓白不道止唱曲文觀者亦能默會是其賓白繁減可不問也至于新演一劇其間情事觀者茫然詞曲一道止能傳聲不能傳情欲觀者悉其顛末洞其幽微單靠賓白一着寧非不圖省力亦留餘地以待優人但優人之中智愚不等能保其增益成文者悉如作者之意毫無贅疣蛇足于其間乎與其留餘地以待增不若留餘地以待減減之不當猶存作者深心之半猶病不服藥之得中醫

也此予不得不若是之故也至其敢于若是者則謂千古文章總無定格有創始之人即有守成不變之人有守成不變之人即有大仍其意小變其形自成一家而不顧天下非笑之人古來文字之正變為奇奇翻為正者不知凡幾吾不具論止以多寡增益之數論之左傳國語紀事之書也每一事不過數行每一語不過數字初時未病其少殆班固之作漢書司馬遷之為史記亦紀事之書也遂益數行為數十百行數字為數十百字豈有病其過多而廢史記漢書

于不讀者乎此言少之可變爲多也詩之爲道嘗日但有古風古風之體多則數十百句少亦數十句初時亦未病其多殆近體一出則約數十百句爲八句絕句一出又斂八句爲四句豈有病其漸少而選詩之家止載古風刪近體絕句于不錄者乎此言多之可變爲少也總之文字短長視其人之筆性筆性遒勁者不能强之使長筆性縱肆者不能縮之使短文患不能長又患其可以不長而必欲使之長如其能長而又使人不可刪逸則雖爲賓白中之古風史漢

亦何患哉予則烏能當此但爲糠粃之導以俟後來居上之人

予之賓白雖有微長然初作之時筆頭未進常有當儉不儉因留餘幅以俟剪裁遂不覺流爲散漫者自今觀之皆吳下阿蒙手筆也如其天假以年得于所傳十種之外別有新詞則能保爲犬夜鷄晨鳴乎其所當鳴默乎其所不得不默者矣

字分南北

北曲有北音之字南曲有南音之字如南音自呼爲

我呼人爲你北音呼人爲您自呼爲俺爲咱之類是也世人但知曲內宜分烏知白隨曲轉不應南截此一折之曲爲南則此一折之白悉用南音之字此一折之曲爲北則此一折之白悉用北音之字時人傳奇多有混用者即能間施于淨丑不知加嚴于生旦止能分用于男子不知區別于婦人以北字近于粗豪易入剛勁之口南音悉多嬌媚便施窈窕之人殊不知聲音駁雜俗語呼爲兩頭蠻說話且然况登塲演劇乎此論爲全套南曲全套北曲者言之南北相

間如新水令步步嬌之類則在所不拘

文貴潔淨

白不厭多之說前論極詳而此復言潔淨潔淨者簡省之別名也潔則忌多減始能淨二說不無相悖乎曰不然多而不覺其多者多即是潔少而尚病其多者少亦近蕪予所謂多謂不可删逸之多非唱沙作米強鳧變鶴之多也作賓白者意則期多字惟求少愛雖難割者亦宜專句作一段即自删一段萬不可删者始存稍有可削者即去此言逐齣初填之際全

稿未脫之先所謂塡之于始也然我謂作文當有人以爲非而自認作是者又有初信爲是而後悔其非者文章出自己手無一非佳詩賦論其初成無一不妙迨易日經時之後取而觀之則妍媸好醜之間非特人能辨別我亦自解雌黃矣此論雖說塡詞實各種詩文之通病古今才士之恆情也凡作傳奇當于開筆之初以至脫稿之後隔日一刪逾月一改始能淘沙得金無瑕瑜互見之失矣此說予能言之不能行之者則人與我中分其咎予終歲饑驅杜門日少

趙聲伯云文章在此可稱無憾而飛仙予相公之不能狀令自皆是也快哉文人古今有幾

每有所作率多草草成篇章名急就非不欲删非不欲改無可删可改之時也每成一劇纔落毫端即爲坊人攫去下半猶未脫稿上半業已災梨非止災梨彼伶工之捷足者又復災其肺腸災其唇舌遂使一成不改終爲痼疾難醫予非不務潔淨天實使之謂之何哉

意取尖新

纖巧二字行文之大忌也處處皆然而獨不戒于傳奇一種傳奇之爲道也愈纖愈密愈巧愈精詞人忌

在老實老實二字即纖巧之雙家敵國也然纖巧二字爲文人鄙賤已久言之似不中聽易以尖新二字則似變瑕成瑜其實尖新即是纖巧猶之暮四朝三未嘗稍異同一話也以尖新出之則令人眉揚目展有如聞所未聞以老實出之則令人意懶心灰有如聽所不必聽白有尖新之文文有尖新之句句有尖新之字則列之案頭不觀則已觀則欲罷不能奏之場上不聽則已聽則求歸不得尤物是以移人尖新二字即文中之尤物也

王宓草云石破天驚語雷四起

少用方言

塡詞中方言之多莫過于西廂一種其餘今詞古曲在在有之非止詞曲即四書之中孟子一書亦有方言天下不知而予獨知之予讀孟子五十餘年不知而今知之請先畢其說兒時讀自反而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觀朱註云褐賤者之服寬博寬大之衣心甚惑之因生南方南方衣褐者寡間有服者強半富貴之家名雖褐而實則羢逈因訊蒙師謂褐乃貴人之衣胡云賤者之服既云賤矣則當從約短一尺省

一尺購辦之資少一寸免一寸縫緝之力胡不窄小其製而反寬大其形是何以故師默然不答再詢則顧左右而言他具此狐疑數十年未解及近游秦塞見其土著之民人人衣褐無論綺羅罕覯即見一二衣布者亦類空谷足音因地寒不毛止以牧養自活織牛羊之毛以爲衣又皆麤而不密其形似毯誠哉其爲賤者之服非若南方貴人之衣也又見其寬則倍身長復掃地即而訊之則曰此衣之外不復有他衫裳襦袴總以一物代之日則披之當服夜則擁以

膽大包身始能發此快論然有此識方有此眼膽亦不妨大也

爲衾非寬不能周遭其身非長不能盡覆其足曾論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即是類也予始憣然大悟曰大史公著書必遊名山大川其斯之謂歟蓋古來聖賢多生西北所見皆然故方言隨口而出朱文公南人也彼烏知之故但釋字義不求甚解使千古疑團至今未破非予遠遊絕塞親覲其人烏知斯言之不謬哉由是觀之四書之文猶不可盡法況西廂之爲詞曲乎凡作傳奇不宜頻用方言令人不解近日塡詞家見花面登場悉作姑蘇口吻遂以此爲成律每

作淨丑之白即用方言不知此等聲音止能通于吳越過此以往則聽者茫然傳奇天下之書豈僅爲吳越而設至于他處方言雖云入曲者少亦覩塡詞者所生之地如湯若士生于江右即當規避江右之方言粲花主人吳石渠生于陽羨即當規避陽羨之方言蓋生此一方未免爲一方所囿有明是方言而我不知其爲方言及入他境對人言之而人不解始知其爲方言者諸如此類易地皆然欲作傳奇不可不存桑弧蓬矢之志

時防漏孔

一部傳奇之賓白自始至終奚啻千言萬語多言多失保無前是後非有呼不應自相矛盾之病乎如玉簪記之陳妙常道姑也非尼僧也其白云姑娘在禪堂打坐其曲云從今孽債染緇衣禪堂緇衣皆尼僧字面而用入道家有是理乎諸如此類者不能枚舉總之文字短少者易爲檢點長大者難于照顧吾于古今文字中取其最長最大而尋不出纖毫滲漏者惟水滸傳一書設以他人爲此幾同笊籬貯水珠箔

遮風出者多而進者少豈止三十六個漏孔而已哉

科諢第五

插科打諢填詞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歡智愚共賞則當全在此處留神文字佳情節佳而科諢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韻士亦有瞌睡之時作傳奇者全要善驅睡魔睡魔一至則後乎此者雖有鈞天之樂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見不聞如對泥人作揖土佛談經矣予嘗以此告優人謂戲文好處全在

下半本只消三兩個瞌睡便隔斷一部神情瞌睡醒時上文下文已不接續即使抖起精神再看只好斷章取義作零齣觀若是則科諢非科諢乃看戲之人參湯也養精益神使人不倦全在于此可作小道觀乎

戒淫䙝

戲文中花面插科動及淫邪之事有房中道不出口之語公然道之戲場者無論雅人塞耳正士低頭惟恐惡聲之污聽且防男女同觀共聞褻語未必不開

覺穢之門鄭聲宜放正為此也不知科諢之設止為發笑人間戲語儘多何必專談慾事即談慾事亦有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之法何必以口代筆畫出一幅春意圖始為善談慾事者哉人間善談慾事當用何法請言一二以概之予曰如說口頭俗語人盡知之者則說半句留半句或說一句留一句令人自思則慾事不掛齒頰而與說出相同此一法也如講最褻之話慮人觸耳者則借他事喻之言雖在此意實在彼人盡了然則慾事未入耳中實與聽見無異此文

一法也得此二法則無處不可類推矣

忌俗惡

科諢之妙在于近俗而所忌者又在于太俗不俗則類腐儒之談太俗即非文人之筆吾于近劇中取其俗而不俗者還魂而外則有粲花五種皆文人最妙之筆也粲花五種之長不僅在此才鋒筆藻可繼還魂其稍遜一籌者則在氣與力之間耳還魂氣長粲花稍促還魂力足粲花略虧雖然湯若士之四夢求其氣長力足者惟還魂一種其餘三劇則與粲花比

肩復繫花主人及今猶在令貴全力另製一種新詞則詞壇赤幟豈僅爲若士一人所據哉所恨予生也晚不及與二老同時他日追及泉臺定有一番傾倒必不作妒而欲殺之狀向閻羅天子尊音排擠後來人也

重關係

科諢二字不止爲花面而設通塲腳色皆不可少生旦有生旦之科諢外末有外末之科諢淨丑之科諢則其分內事也然爲淨丑之科諢易爲生旦外末之

科諢雖雅中帶俗又于俗中見雅活處寓板即于板處証活此等雖難猶是詞客優爲之事所難者要有關係關係維何曰于嘻笑詼諧之處包含絕大文章使忠孝節義之心得此愈顯如老萊子之舞斑衣簡雍之說淫具東方朔之笑彭祖面長此皆古人中之善于插科打諢者也作傳奇者苟能取法于此則科諢非科諢乃引人入道之方便法門耳

貴自然

科諢雖不可少然非有意爲之如必欲于某折之中

插入某科諢一段或預設某科諢一段插入某折之中則是覓妓追歡尋人賣笑其為笑也不負其為樂也亦甚苦矣妙在水到渠成天機自露我本無心說笑話誰知笑話逼人來斯為科諢之妙境耳如前所云簡雍說淫具東方朔笑彭祖即取二事論之蜀先主時天旱禁酒有吏向一人家索出釀酒之具論者欲置之法雍與先主游見男女各行道上雍謂先主曰彼欲行淫請縛之先主曰何以知其行淫雍曰各有其具與欲釀未釀者同是以知之先主大笑而釋

蓄醸具者漢武帝時有善相者謂人中長一寸壽當百歲東方朔大笑有司奏以不敬帝責之朔曰臣非笑陛下乃笑彭祖耳人中一寸則壽百歲彭祖歲八百其人中不幾八寸乎人中八寸則面幾長一丈矣是以笑之此二事可謂絕妙之詼諧戲場有此豈非絕妙之科諢然當時必親見男女同行因而說及淫具必親聽人中一寸壽當百歲之說始及彭祖面長是以可笑是以能悟人主如其未見未聞突然引此為喻則怒之不暇笑從何來笑既不得悟從何有此

節貴自然不貴勉強之明證也吾看演南西廂見法聰口中所說科諢迂奇誕妄不知何處生來真令人欲逃欲嘔而觀者聽者絕無厭倦之色豈文章一道俗則爭取雅則共棄乎

格局第六

傳奇格局有一定而不可移者有可仍可改聽人自爲政者開場用末冲場用生開場數語包括通篇冲場一齣蘊釀全部此一定不可移者開手宜靜不宜喧終場忌冷不忌熱

生旦合爲夫婦外與老旦非充父母即作舅姑此常格也然遇情事變更勢難仍舊不得不通融兌換而用之諸如此類皆其可仍可改聽人爲政者也近日傳奇一味趨新無論可變者變即斷斷當仍者亦加改竄以示新奇予謂文字之新奇在中藏不在外貌在精液不在渣滓猶之詩賦古文以及時藝其中人才輩出一人勝似一人一作奇于一作然止別其詞華未聞異其資格有以古風之局

而爲近體者乎。有以時藝之體而作古文者
乎絕無不露斧斤者而工師之奇巧出焉
行文之道亦若是焉

家門

開場數語謂之家門雖云爲字不多然非結構已完
胸有成竹者不能措手即使規模已定猶慮做到其
間勢有阻撓不得順流而下未免小有更張是以此
折最難下筆如機鋒銳利一往而前所謂信手拈來
頭頭是道則從此折做起不則姑缺首篇以俟終場

補入猶塑佛者不即開光畫龍者點睛有待非故遲之欲俟全像告成其身向左則目宜左視其身向右則目宜右觀俯仰低徊皆從身轉非可預爲計也此是詞家討便宜法開手即以告人使後來作者未經提筆先省一番無益之勞知笠翁爲此道功臣凡其所言皆眞切可行之事非大言欺世者比也

末說家門先有一上場小曲如西江月蝶戀花之類總無成格聽人拈取此曲向來不切本題止是勸人對酒忘憂逢場作戲諸套語予謂詞曲中開場一折

志左車六
先生之文
篇篇若是
先生之書
部部若是
所謂現身
說法者也

即古文之冒頭，時文之破題，務使開門見山，不當借帽覆頂。即將本傳中立言大意，包括成文，與後所說家門一詞相爲表裏。前是暗說，後是明說，暗說似破題，明說似承題，如此立格，始爲有根有據之文。場中閱卷，看至第二三行而始覺其好者，即是可取可棄之文；開卷之初，能將試官眼睛一把拿住，不放轉移，始爲必售之技。吾願才人舉筆，盡作是觀，不止填詞而已也。

元詞開場，止有冒頭數語，謂之正名，又曰楔子。多則

四句少則二句似爲簡捷然不登場則已既用副末上場腳纔點地遂爾抽身亦覺張皇失次增出家門一段甚爲有理然家門之前另有一詞今之梨園皆略去前詞只就家門說起止圖省力埋没作者一段深心大凡說話作文同是一理入手之初不宜太遠亦正不宜太近文章所忌者開口罵題便說幾句閒文纔歸正傳亦未嘗不可胡遽惜字如金而作此鹵莽滅裂之狀也作者萬勿因其不讀而作省文至于末後四句非止全該又宜別俗元人楔子今近老實

不足法也

冲場

開場第二折謂之冲場。冲場者。人未上而我先上也。必用一悠長引子。引子唱完。繼以詩詞及四六排語。謂之定場白。言其未說之先。人不知所演何劇。耳目搖搖。得此數語。方知下落。始未定而今方定也。此折之一引一詞。較之前折家門一曲。猶難措手。務以寥寥數言。道盡本人一腔心事。又且蘊釀全部精神。猶家門之括盡無遺也。同屬包括之詞。而分難易于其

間者以家門可以明說而冲場引子及定場詩詞全用暗射無一字可以明言故也非特一本戲文之節目全于此處埋根而作此一本戲文之好歹亦即于此時定價何也開手筆機飛舞墨勢淋漓有自由自得之妙則把握在手破竹之勢已成不憂此後不成完璧如此時此際文情艱澀勉強支吾則朝氣昏昏到晚終無晴色不如不作之爲愈也然則開手銳利者寧有幾人不幾阻抑後輩而塞填詞之路乎曰不然有養機使動之法在如入手艱澀姑置勿填以避

煩苦之勢。日等樂境。義動生機。俟其漸漸各展之後。仍復拈毫。有興即填。否則又置。如是者數月。未有不忽擅天機者。若再好何不來。遂以偶爾塞責。則走入荒蕪一路。求闢草昧而致文明。不可得矣。

出脚色

本傳中有名脚色。不宜出之太遲。如生為一家。旦為一家。生之父母隨生而出。旦之父母隨旦而出。以其為一部之主。餘皆客也。雖不定在一齣二齣。然不得出四五折之後。太遲則先有他脚色上場。觀者反認

爲主反見後來人勢必反認爲客矣即淨丑腳色之
關乎全部者亦不宜出之太遲善觀場者止于前數
齣所見記其人之姓名十齣以後皆是枝外生枝節
中長節如遇行路之人非止不問姓字并形體面目
皆可不必認矣

小收煞

上半部之末齣暫攝情形略收鑼鼓名爲小收煞宜
緊忌寬宜熱忌冷宜作鄭五歇後令人揣摩下文不
知此事如何結果如做把戲者暗藏一物于盆盎衣

神之中假定而令人射覆此正做定之際衆人射覆之時也戲法無真假戲文無工拙只是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戲法好戲文猜破而後出之則觀者索然作者赧然不如藏拙之為妙矣

大收煞

全本收場名為大收煞此折之難在無包括之痕而有團圓之趣如一部之内要緊腳色共有五人其先東西南北各自分開到此必須會合此理誰不知之但其會合之故須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非由車戽

最忌無因而至突如其來與勉強生情拉成一處令觀者識其有心如此與恕其無可奈何者皆非此道中絕技因有包括之痕也骨肉團聚不過歡笑一場以此收鑼罷鼓有何趣味水窮山盡之處偏宜突起波瀾或先驚而後喜或始疑而終信或喜極信極而反致驚疑務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備始為到底不懈之筆愈遠愈大之才所謂有團圓之趣者也予訓兒輩嘗云場中作文有倒騙主司入彀之法開卷之初當以奇句奪目使之一見而驚不敢棄去此一法也

終篇之際當以媚語攝魂使之執卷留連若難遽別此一法也收場一齣即勾魂攝魄之具使人看過數日而猶覺聲音在耳情形在目者全虧此齣撒嬌作臨去秋波那一轉也

填詞餘論

讀金聖歎所評西廂記能令千古才人心死夫人作文傳世欲天下後代知之也且欲天下後代稱許而贊歎之也殆其文成矣其書傳矣天下後代既羣然知之復羣然稱許而贊歎之矣作者之苦心不幾大

慰乎哉予曰未甚慰也譽人而不得其實其去毀也幾希但云千古傳奇當推西廂第一而不明言其所以爲第一之故是西施之美不特有目者贊之盲人亦能贊之矣自有西廂以迄于今四百餘載推西廂爲塡詞第一者不知幾千萬人而能歷指其所以爲第一之故者獨出一金聖歎是作西廂者之心四百餘年未死而今死矣不特作西廂者心死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之心無不死矣人患不爲王實甫耳焉知數百年後不復有金聖歎其人哉

聖歎之評西廂可謂晰毛辨髮窮幽極微無復有遺議於其間矣然以予論之聖歎所評乃文人把玩之西廂非優人搬弄之西廂也文字之三昧聖歎已得之優人搬弄之三昧聖歎猶有待焉如其至今不死自撰新詞幾部由淺及深自生而熟則又當自火其書而別出一番詮解甚矣此道之難言也

聖歎之評西廂其長在密其短在拘拘即密之已甚者也無一句一字不逆溯其源而求命意之所在是則密矣然亦知作者于此有出于有心有不必盡出

于有心者乎心之所至筆亦至焉是人之所能爲也若夫筆之所至心亦至焉則人不能盡主之矣且有心不欲然而筆使之然若有鬼物主持其間者此等文字尚可謂之有意乎哉文章一道實實通神非欺人語千古奇文非人爲之神爲之鬼爲之也人則鬼神所附者耳

演習部　選腳色正音韻等事載在歌舞項下男優女樂事理相同欲習聲樂者兩類互觀庶無缺畧

選劇第一

填詞之設專爲登塲登塲之道蓋亦難言之矣詞曲佳而搬演不得其人歌童好而教率不得其法皆是暴殄天物此等罪過與裂繒毀璧等也方今貴戚通侯惡談雜技單重聲音可謂雅人深致崇尚得宜者矣所可惜者演劇之人美而所演之劇難稱盡美崇雅之念眞而所崇之雅未必果眞尤可怪者最有識見之客亦作矮人觀塲人言此本最佳而

輒隨聲附和見單即點不問情理之有無以致牛鬼蛇神塞滿氍毹之上極長詞賦之人偏與文章爲難明知此劇最好但恐偶違時好呼名即避不顧才士之屈伸遂使錦篇繡帙沉埋瓿甕之間湯若士之牡丹亭邯鄲夢得以盛傳于世吳石渠之綠牡丹畫中人得以偶登于場者皆才人徼倖之事非文至必傳之常理也若據時優本念則願秦皇復出盡火文人已刻之書止存優伶所撰

以備家絃戶誦而後已傷哉文字聲音之厄遂至此乎吾謂春秋之法責備賢者當今瓦缶雷鳴金石絕響非歌者投胎之誤優師指路之迷皆顧曲周郎之過也使要津之上得一二主持風雅之人凡見此等無情之劇或棄而不點或演不終篇而斥之使能上有憎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觀者求精則演者不敢浪習黃絹色絲之曲外孫虀臼之詞不求而自至矣吾論演習之工而首重選劇者誠恐

劇本不佳。則主人之心血。歌者之精神。皆施于無用之地。使觀者口雖贊歎。心實咨嗟。何如擇術務精。使人心口皆美之爲得也。

別古今

選劇授歌童。當自古本始。古本旣熟。然後間以新詞。切勿先今而後古。何也。優師教曲。每加工于舊而草草于新。以舊本人人皆習。稍有謬誤。卽形出短長。新本偶爾一見。卽有破綻。觀者聽者未必盡曉。其拙儘有可藏。且古本相傳至今。歷過幾許名師。傳有衣鉢。

未嘗而必歸于嘗已精而益求其精猶時文中大學之道學而時習之諸篇名作如林非敢草草動筆者也。新劇則如巧搭新題偶有微長則動主司之目矣。故開手學戲必宗古本而古本又必從琵琶荊釵幽閨尋親等曲唱起。蓋腔板之正未有正于此者。此曲善唱則以後所唱之曲腔板皆不謬矣。舊曲既熟必須間以新詞。切勿聽拘士腐儒之言謂新劇不如舊劇一概棄而不習。蓋演古戲如唱清曲只可悅知音數人之耳不能娛滿座賓朋之目。聽古樂而思臥聽

新樂而忘倦古樂不必簫韶琵琶幽閒等曲即今之古樂也但選舊劇易選新劇難教歌習舞之家主人必多冗事且恐未必知音勢必委諸門客詢之優師門客豈盡周郎大半以優師之耳目為耳目而優師之中淹通文墨者少每見才人所作輒思避之以鑿枘不相入也故延優師者必擇文理稍通之人使閱新詞方能定其美惡又必籍文人墨客參酌其間兩議僉同方可授之使習此為主人多冗不諳音樂者而言若係風雅主盟詞壇領袖則獨斷有餘何必知

而故詩隱欲使梨園風氣丕變維新必得一二縉紳長者主持公道俾詞之佳者必傳詞之醜者必黜則千古才人心死現在名流有不以流芳則奉而祀之者乎

劑冷熱

今人之所尚時優之所習皆在熱鬧二字冷靜之詞文雅之曲皆其深惡而痛絕者也然戲文太冷詞曲太雅原足令人生倦此作者自取厭棄非人有心置之也然儘有外貌似冷而中藏極熱文章極雅而情

事近俗者何難稍加潤色播入管絃乃不問短長一概以冷落棄之則難服才人之心矣予謂傳奇無冷熱只怕不合人情如其離合悲歡皆爲人情所必至能使人哭能使人笑能使人怒髮冲冠能使人驚魂欲絶即使鼓板不動場上寂然而觀者叫絶之聲反能震天動地是以人口代鼓樂贊歎爲戰爭較之滿場殺伐鉦鼓雷鳴而人心不動反欲掩耳避喧者爲何如豈非冷中之熱勝于熱中之冷俗中之雅遜于雅中之俗乎哉

變調第二

變調者變古調爲新調也此事甚難非其人不行存此說以俟作者才人所撰詩賦古文與佳人所製錦繡花樣無不隨時更變變則新不變則腐變則活不變則板至于傳奇一道尤是新人耳目之事與玩花賞月同一致也使今日看此花明日復看此花昨夜對此月今夜復對此月則不特我厭其舊而花與月亦自媿其不新矣故桃陳則李代月滿即

哉生花月無知亦能自變其調別詞曲出生人之口獨不能稍變其音而百歲登場乃爲三萬六千日雷同合掌之事乎吾每觀舊劇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則喜其音節不乖而中免生芒刺懼則懼其情事太熟眼角如懸贅疣學書學畫者貴在彷彿大都而細微曲折之間正不妨增減出入若止爲依樣葫蘆則是以紙印紙雖云一綫不差少天然生動之趣矣因創二法以告世之執郢斤者

縮長為短

觀場之事宜晦不宜明其說有二優孟衣冠原非實事妙在隱隱躍躍之間若于日間搬弄則太覺分明演者難施幻巧十分音容止作得五分觀聽以耳目聲音散而不聚故也且人無論富貴貧賤日間盡有當行之事閱之未免妨工抵暮登場則主客心安無妨時失事之慮古人秉燭夜遊正為此也然戲之好者必長又不宜草草完事勢必闡揚志趣摹擬神情非達旦不能告闋然求其可以達旦之人十中不得

一二非迫于來朝之有事卽限于此際之欲眠往往半部卽行使佳話截然而止予嘗謂好戲若逢貴客必受腰斬之刑雖屬謔言然實事也與其長而不終無寧短而有尾故作傳奇付優人必先示以可長可短之法取其情節可省之數折另作暗號記之遇清閒無事之人則增入全演否則拔而去之此法是人皆知在梨園亦樂于爲此但不知減省之中又有增益之法使所省數折雖去若存而無斷文截角之患者則在秉筆之人略加之意而已法于所刪之下折

另增數語點出中間一段情節如云昨日某人來說某語我如何答應之類是也或于所删之前一折頭爲股起如云我明日當差某人去幹某事之類是也如此則數語可當一折觀者雖未及看實與看過無異此一法也予又謂多冗之客併此最約者亦難終塲是删與不删等耳嘗見貴介命題止索雜單不用全本皆爲可行卽行不受戲文牽制計也予謂全本太長零齣太短酌乎二者之間當倣元人百種之意而稍稍擴充之另編十折一本或十二折一本之新

劇以備應付忙人之用或即將古本舊戲用長房妙手縮而成之但能沙汰得宜一可當百則寸金丈鐵貴賤攸分識者重其簡貴未必不棄長取短另開一種風氣亦未可知也此等傳奇可以一席兩本如佳客並坐勢不低昂皆當在命題之列者則一後一先皆可爲政是一舉兩得之法也有暇即當屬草請以下里巴人爲白雪陽春之倡

變舊成新

演新劇如看時文妙在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演舊劇

如看古董妙在身生後世眼對前朝然而古董之可愛者以其體質愈陳愈古色相愈變愈奇如銅器玉器之在當年不過一刮磨光瑩之物耳迨其歷年既久刮磨者渾全無跡光瑩者斑駁成文是以人人相寶非寶其本質如常寶其能新而善變也使其不異當年猶然是一刮磨光瑩之物則與今時旋造者無別何事什伯其價而購之哉舊劇之可珍亦若是也今之梨園購得一新本則因其新而愈新之飾怪粧奇不遺餘力演到舊劇則千人一轍萬人一轍不求

稍異觀者如聽蒙童背書但賞其熟耳一換耳換目之字而不得則是古董便爲古董卻未嘗易色生斑依然是一刮磨光瑩之物我何不取旋造者觀之猶覺耳目一新何必定爲村學究聽蒙童背書之爲樂哉然則生斑易色其理甚難當用何法以處此曰有道焉仍其體質變其丰姿如同一美人而稍更衣飾便是令人改觀不俟變形易貌而始知别一神情也體質維何曲文與大段關目是已丰姿維何科諢與細微說白是已曲文與大段關目不可改者古人既

費一片心血自合常留天地之間我與何讐而必欲使之埋沒且時人是古非今改之徒來訕笑仍其大體旣慰作者之心且杜時人之口科諢與細微說白不可不變者凡人作事貴于見景生情世道遷移人心非舊當日有當日之情態今日有今日之情態傳奇妙在入情即使作者至今未死亦當與世遷移自囀其舌必不爲膠柱鼓瑟之談以拂聽者之耳況古人脫稿之初便覺其新一經傳播演過數番即覺聽熟之言難于複聽即在當年亦未必不自厭其繁而

思陳言之務去也我能易以新詞透入世情三昧雖觀舊劇如閱新篇豈非作者功臣使得爲雞皮三少之女前魚不泣之男地下有靈方頌德歌功之不暇而忍以矯制責之哉但須點鐵成金勿令畫虎類狗又須擇其可增者增當改者改萬勿故作知音強爲解事令觀者當場噴飯而群罪作俑之人則湖上笠翁不任咎也此言潤澤枯槁變易陳腐之事予嘗痛改南西廂如遊殿鬧齋踰墻驚夢等科諢及玉簪偷詞幽閨旅婚諸賓白付伶工搬演以試舊新業經詞

人謬賞不以點竄爲非矣尚有拾遺補缺之法未語同人茲請並終其說舊本傳奇每多缺畧不全之事刺謬難解之情非前人故爲破綻留話柄以貽後人若唐詩所謂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乃一時照管不到致生漏孔所謂至人千慮必有一失此等空隙全靠後人泥補不得聽其缺陷而使千古無全文也女媧氏煉石補天天尚可補況其他乎但恐不得五色石耳姑舉二事以槪之趙五娘于歸兩月即别蔡邕是一桃夭新婦算至公姑已死别墓尋夫之日不

尤展成云予親見笠翁家姬演此二折使高陸二君復生定當絕倒

及數年是猶然一冶容誨淫之少婦也身背琵琶獨行千里即能自保無他能免當時物議乎張大公重諾輕財資其困乏仁人也義士也試問衣食名節二者孰重衣食不繼則周之名節所關則聽之義士仁人曾若是乎此等缺陷就詞人論之幾與天傾西北地陷東南無異矣可少補天塞地之人乎若欲于本傳之外劈空添出一人送趙五娘入京與之隨身作伴妥則妥矣猶覺傷筋動骨太涉更張不想本傳自現有一人盡可用之而不用竟似張大公止圖卸肩

不顧趙五娘之去後者其人爲誰着送錢米助喪之小二是也剪髮自云係先回去我少頃就着小二送來則是大公非無僕從之人何以吝而不使乎爲畧増數語補此缺畧附刻于後以政同心此一事也明珠記之煎茶所用爲傳消遞息之人者塞鴻是也塞鴻一男子何以得事嬪妃使宮禁之內可用男子煎茶又得密談私語則此事可爲何事不可爲乎此等破綻婦人小兒皆能指出而作者絕不經心觀者亦聽其疎漏然明眼人遇之未嘗不啞然一笑而作無

是公看着也若欲于本家之外鑿空構一婦人與無雙小姐從不謀面而送進驛內煎茶使之先通姓名後說情事便則便矣猶覺生枝長節難免贅瘤不知眼前現有一婦理合使之而不使非特王仙客至愚亦覺彼婦太忍彼婦爲誰無雙自幼跟隨之婢仙客現在作妾之人名爲采蘋是也無論仙客費八將意計當出此卽就采蘋論之豈有主人一別數年無由把臂今在咫尺不圖一見普天之下有若是之忍人乎予亦爲正此迷謬止換賓白不易填詞與琵琶改

本重刊于後以政同心之一事也其餘改本尚多以篇帙浩繁不能盡附總之凡予所改者皆出萬不得已眼看不過耳聽不過故爲鋪張以歸至當非勉強出頭與前人爲難者比也凡屬高明自能諒其心也

插科打諢之語若欲變舊爲新其難易較此奚止百倍無論劇劇可增齣齣可改即欲隔日一新逾月一換亦誠易事可惜當世貴人家蓄名優數輩不得一詼諧弄筆之人爲種詞林萱草使之刻刻忘憂若天

假笠翁以年授以黃金一斗使得自買歌童自編詞曲口授而身導之則戲場關目日日更新壇上詼諧時時變相此種技藝非特自能誇之天下人亦共信之然謀生不給邊間其他只好作貧女縫衣爲他人助嬌看他人出閣而已矣

琵琶記尋夫改本

胡搗練辭別去到荒坵只愁出路煞生受畫取真容聊藉手逢人將此勉哀求

鬼神之道雖則難明感應之理未嘗不信奴家昨

日在山上築賁偶然力乏假寐片時忽然夢見當山土地帶領着無數陰兵前來助力又親口囑付着奴家改換衣裝往京尋取夫壻及至醒來那墳臺果然築就可見眞有神明不是空空一夢只得依了夢中之言改換作道姑打扮又編下一套京兆調到途路之間逢人彈唱抄化些資糧糊口也是一條生計只是一件我自做媳婦以來終日與公姑厮守如今雖死還有個墳塋可拜一旦撇他而去眞個是舉目凄然喜得奴家畧曉丹青只

得借紙筆傳神、權當個丁蘭刻木、背在肩上行走。只當還與二親相傍一般、遇着小祥忌日、也好展開祭奠、不枉做媳婦的一點孝心、有理有理、顏料紙張俱已備下、只是憑空摹擬、恐怕不肖神情、且待我想像起來、

〔三仙橋〕一從他每死後、要相逢不能勾、除非夢裏暫時略聚首、如今該下筆了、欲畫又止介、苦要描描不就、暗想像教我未描先淚流、畫介、描不出他苦心頭、描不出他饑症候、又想介、描不出他望孩兒的睜睜

琵琶如此寫曲、方是化工、然不多見也。

兩眸〔文畫介〕只畫得他髮鬓鬆和那衣衫敝垢畫完
了待我細看一看〔看介〕呀像倒也像只是畫得太苦
了些全沒些歡容笑口呀公婆公婆非是媳婦故意
如此休休若畫做好容顏須不是趙五娘的姑舅
待我懸掛起來燒些紙錢奠些酒飯然後帶出門
去便了〔掛介〕噯我那公公婆婆呵媳婦只為往京
尋取丈夫撇你不下故此圖畫儀容以便隨身供
養你須是有靈有感時刻在暗裏扶持待媳婦早
見你的孩兒痛哭一場說完了心事然後提到陰

司與你二人做伴便了阿呀我那公婆呵哭介

【前腔】非是奴尊夫遠遊只怕我公婆絕後奴見夫便回此行安敢久路途中奴怎走望公婆相保佑拜完了如今收拾起身論起理來該先別墳塋然後去別張大公纔是只爲要託他照管墳塋須是先別了他然後同至墳前把公婆的骸骨交付與他便了鎖門行介只怕奴去後冷清清有誰來祭掃縱使遇春秋一陌紙錢怎有依依你生是受凍餒的公婆死做個絕祭祀的姑舅

